

# 卷六十

##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師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  
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六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於合拱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  
 拱也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  
 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  
 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柝粉維離五味攪擅之樹魯人  
 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  
 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暫啓荒蕪長  
 宿幽隴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  
 之中矣荒蕪墓中道宿關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翰曰其夫  
 繼卒之後王氏宗合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為爵祿重也匪非也  
 善注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備古夏侯湛詩曰李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行狀

任彦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彦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道亞生知照隣庶幾 善本作幾庶也向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生知之性也照明隣道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 孝始人

倫忠為令德公實禮 善本亦作之非毀譽所至 銖曰非人言

以至於此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

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嚮行也莊子曰舉世 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濟曰綜理該通也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

子曰天才英博亮技不羣備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

籍智周 至乃 善本亦作 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禮之於曲臺行射

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善曰七略曰宜皇

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也又曰

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 樂分龍趙

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詩析 先齊韓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



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顯嚴亡使謂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又以何問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  
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相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多與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向曰謂上諸學技之  
漢朝等 兼理而學之也 善曰謝承後漢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

平齊聲於揚史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慈得蹇  
坎上良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  
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雄  
史岑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求平五年秋哀沛  
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古之其

繇曰熾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  
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察易卦震之蹇熾封穴戶大雨將  
集良下坎上良為山坎為水用雲為雨熾封穴戶而知雨將  
雲雨熾封穴者故以熾為與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

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  
祖受命 中興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

七 傳旦

相如揚雄前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

如也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辭賦傳朝受詔至

成比之於玉彼則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  
為辭賦博且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

步成詩詩曰箕在籬下然且居金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

亂陝服 向曰破寇時換也上流荆州也時攸之為荆州刺

陝之望也如侯向之服故云陝服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

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

尚書曰莽台小子敢行播亂叛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

荆州勢據上流將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

益口 翰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也益口江州也善  
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

魏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曰邵陵王友字  
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

鎮



陵世祖毗贊兩藩而任趙西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戎沈

齊王之亂也兩藩二王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公時從在軍

從世祖鎮西府版寧朔將軍統曰以版對授為寧朔將軍

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善曰軍主謂軍中之長也署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也善曰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

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

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

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

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

出股肱任切書記也善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謂文士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

弘益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我

使人焚山得瑤送至召人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

與語使就伎人列瑤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

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

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俯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

中興善曰王求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

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爾習

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統同

復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



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祁穀可除使持節

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

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

謂對子弟為諸侯王善曰左氏傳富公以高昭昭武穆

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惟威惟賢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親賢也武帝為穆惟辭也

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功課與諸郡相連而

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

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

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

字伯熹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

輒行罰於後遂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良曰越南之俗

之中常恃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善曰漢

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篁谷之間邪叟忘於西景善

西吳龍丘狹其東臯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

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龍丘見善徒言談慕德化而狹其

耕農故出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邪叟見向徒善曰

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

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鄰里洒掃其門猶懼

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請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

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慈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

斷行罰於後遂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良曰越南之俗

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善曰漢

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篁谷之間邪叟忘於西景善

西吳龍丘狹其東臯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



會武穆皇后崩公皇言奪波泣血千里說曰星言謂早行

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講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

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是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

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步奔流者憂樂之盡

也禮記曰高子卑執親之喪位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

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准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

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

忘也葛康幽憤詩曰心禮屈於厭烏降事迫於權奪禮記

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奪而奪

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善曰禮記曰有從

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厥於君

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

奪而茹感肌層沈痛瘡距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

也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痛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故知

至也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割鍾者其日久

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痛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故知

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降善本降殺戒之要翰曰樂之

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禮縗麤之服外降以為縗樂乎降

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

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良曰漢宜帝為

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做漢

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

則也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

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

故也漢書曰秦公內樹寬明外馳善本作簡惠善曰馮衍

地五方雜鐵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善曰馮衍



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藏榮結晉、神臯載穆、轂下以

清、轂之內、政事以和、鞏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各求上疏曰、薛

宜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書解故注曰、轂下、喻在

鞏轂之下、哀城之中也、堯舜後漢武皇、善本、作嗣位、進封

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善曰、如千戶、猶若千也、復授使持

節、都督南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時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遷使持節

侍中都督南兗徐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向曰、充青冀並在此、不、兗徐接壤、素漸河潤、素本

漸及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漢山、兩國接壤、東觀

漢記曰、并、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謂帝勞之日、賢能太守

去帝城不遠、何潤九、未及下車、仁聲先洽、至也、洽、徧也、

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卑作威、吏民喁息、玉關靖折、北門寢扃、濟曰、玉

關名也、併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函、

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

禮曰、凡軍事聚據、鄭玄曰、擊據、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據、與

併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朝

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關門之關、燕朝

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

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

非方過寔、引罰、弘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

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

車

千



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

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正授上穆三台善本作能字下敷五典說曰穆和

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若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

齊君臣和獲林曰能音合尚書帝曰契故作司徒故敷關

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翰曰闡開也闡揚天子化也謂

其雖貴而息其擊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

之理也寢息也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華

孫放敷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翼亮孝治緝

熙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在天子

經曰昔者明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取訟踐田自嘿

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音

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踐田之罪也音

今踐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踐道也

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

金者備且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

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

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踐人之

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踐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翰曰物皆任

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

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

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謏曰素撲也周易曰明入地

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歸善本作人範向曰謂發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

故曰國子也師比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

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

毛詩曰儀彤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



師範尚書曰變命攸典樂教育子周禮師氏掌以辨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

令銚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

射六尚書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

事於是有序揆事時是也善曰尚書敷奏以言又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

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逸爲隱犯翰曰

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隱謂不備公二極一致愛

敬同歸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

其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

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亮誠盡規謀猷弘

矣濟曰亮信猷風弘人也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

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

舊惟淮海今則神牧銚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里善曰崑編戶勢阜氓善本俗滋

繁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虞阜盛也微繁言不言之

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

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項之解尚書令改授

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翰曰樞機言語也

允詹緝和也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武皇晏

駕寄深負圖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

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善曰



應劭風俗通曰官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舊謂范睢曰夫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官車晏駕是事不可  
 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  
 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  
 萬幾如今庸賚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  
 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公仰惟國典悅遵遺託俯擇天倫踊絕于地居與之節復  
 如居武穆之憂其兄弟號踊墮于地也銑曰居喪之  
 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成善曰  
 數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弟後天之倫以也禮  
 記曰婦人擊心爵踊鄭聖主嗣興地居且與良曰鬱林王  
 玄曰爵踊足不絕地也邵公輔相成王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  
 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且與謂如周公  
 祖廟太孫即位有詔崇善本係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  
 故坐而論道動以勸德謂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

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善曰周禮曰坐地  
 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

尊禮絕親賢莫貳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  
 則親戚賔臣皆無有二心也善曰晉

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  
 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朝不趨讀拜不名劍履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  
 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讀言也

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劍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蕭傳之賢曹馬之

親兼之者公矣善本係具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

朝不趨司馬宜王得兼與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

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發自行擊陳豨周綜位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  
 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傅寬同傅寬無不趨之言疑  
 在公談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  
 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牲曰汝南復以  
 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



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准督南徐州諸軍

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讓辭不已謂讓徐州

諸軍事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天不怒遺梁岳類峻

翰曰怒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入如太岳類其

峻峯也梁山太山也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曰

受天不弔不怒實一老禮記曰孔子發作負手某年善本

曳杖道遠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其年有某

字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

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何

温明秘器皆凶器也衮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魏曰大鴻臚官名

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善曰漢書曰

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

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衮冕而下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何曰後漢東

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何曰後漢東

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疆薨上發曾相於上撥下狀

伏也舉聲盡哀長樂宮白豈徒春人不相傾壙罷肆而已

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壙罷肆而已

哉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壙郊野也肆市也秦五殺大夫

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

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

童子不歌謠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威

春者不相杵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威

公情之所隆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光帝王之善法也追

公因也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

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發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

督南徐州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鑒善本作淵邀首善

善本



作道 冠民宗具瞻惟允 翰曰、瞻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

高也、人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 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友光備 大也、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恊升景

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 翰曰、贊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

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帝之教也、克能也、 善曰、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 敷奏朝

端百揆惟穆 濟曰、揆事、穆美也、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

尚書曰、百揆、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翰曰、謂先帝顧命、命輔少君

圖、以俞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

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注、 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茲 向曰、諒信也、徽美

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邵輔成王、故與之齊美、 善曰、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鶴巢

勳、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方、憑保祐求翼雍熙、 善曰、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風、王化之基、 方憑保祐求翼雍熙 善曰、

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

社稷、長住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 善曰、東京賦曰、上

下共其、 天不怒遺奄見菀落 善曰、怒且也、菀落死也、

雍熙、 天不怒遺奄見菀落 善曰、怒且也、菀落死也、

曰、奄、遠也、尚書曰、帝乃徂落、 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龜、 襲吉 善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

卜、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茂、崇、嘉、制、式、弘、風、猷、 向曰、式、可

追崇假黃鉞、 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

尚書曰、王左執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

絲

崇

將軍揚州牧綠綬 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善曰、綬、綠也、綬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

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秣鬯也、錫、賜也、古者



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善曰：魏晉使持節，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錫已見。備易九錫文。

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禮記曰：乘鑾輅，音路。黃屋，左纛，徒輶，溫輅，涼車。良曰：此上皆天

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駢上，致之輶輅車。天子喪車名也。善

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在車之纛音導

車，文穎曰：載霍光尸以輶輅。前後部羽葆，音鼓吹挽歌二部。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輅。

虎賁班劍百人。善曰：以鳥毛為幢，備者，謂之羽葆也。向曰：劍，以為儀仗也。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

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華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善曰：晉宜帝弟名孚，封安平王。善曰：字叔茂，宜帝弟也。善曰：安平王

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字叔茂，宜帝弟也。善曰：安平王，漢東平獻王蒼故事。依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

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仞，無柱。僕妾不覩其意，慍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慍，怒也。弛，廢也。言其道

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

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他人之善，若已有之。善曰：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慍，晉禮。他人之善，若已有之。善曰：穆公曰：人之有之，民之不臧，實公。善本作貽恥。向曰：臧，善也。技，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實公。善本作貽恥。向曰：臧，善也。

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誘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進納如已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進納

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恭

貌。方於事上，好下規己。善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已也。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已也。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尚曰、直猶貧也。善曰、左傳、敝帝子儲季、令行禁止、竟陵

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實諸

掌握、良曰、實致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未

掌鞠人於輕刑、銅人於重議、向曰、鞠、問也、銅、執也、言人有

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表安為尹、十

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發

於聖代、尹不忍為也、人有不及、內怨諸己、非意相干、每

為理屈、善曰、辭卑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善曰、晉

千、可以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

東觀漢記、郅惲曰、天華衮與緼縉、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

逸、善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縉、貧賤服

也、山藻、華衮也、蓬茨、草屋也、遊樂也、俱皆也、善曰、繡

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衮、猶朱其破、韓詩子路曰、

曾子、褐衣、緼縉、未嘗完、論語曰、緇文仲山節、藻、披、包、成、曰、

節若、柳、刻、鏤、為、山、挽、者、梁、上、楹、畫、以、藻、良田廣宅、符仲長

之言、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佳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

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

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邨山

洛水、協應叟之性、善本、作、志、字、濟、曰、叟、若、也、應、若、謂、魏、應

詭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性、也、

臨洛水、北據邨山、託崇岫、丘園、東國、錙銖、軒冕、良曰、東國

公於封之、為大也、入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

乃



構宇傍巖拓架翁曰拓開險隘清後與畫人爭且緹提

與素瀨交輝鏡曰清後謂後鳴聲清也盡人掌刻漏人也

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續以為帳裏者言張設於

水與素波交映君光輝也瀨波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

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向曰置此

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善曰莊子曰虛

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野相去豈遠高人何點

或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度外之禮

也濟曰何點皆當野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屬草鞋

景之酒餘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高荆州

牧辟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

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發

以珠禮徵士謂德高微而不就皆曰徵士也善曰蕭子

章王命尚不蚤非吾所議遺點舊版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子頌齊書又曰劉蚪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荆州牧

蚪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

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

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屈以好士之風申其

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發見於齊宣王

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乃知大春

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宜王因趨而迎之於門屈已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憲右致之有由善本有也字

獻王出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由也善曰



人要期之，乃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日，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鴈門人也，求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慈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驃騎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四時有所序述，**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銑曰：謂文帝未即位，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那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啟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用，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師

百行，遵善本作，**於未萌申炯**，未戒於茲日，向日遵也，縞，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善曰：衿縞於衿，結縞也，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離，九十其儀，毛良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銑曰：謂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銑曰：九言之序，王儉為九言序贊，**山字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九言之序也，傍叢所構屋宇也，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



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

神與我相對也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乃命畫

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也善曰賈逵國

語注曰匹婦之操亦有取焉亦圖畫也

容而進設曰梁朝梁孝王好賢今假曰未見好德慮竊

感哉善本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不好德而游梁之客幾

曾子云愚竊感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

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柱之杖善曰

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

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

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彼何無罪子夏投其杖

之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騮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驥騮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

遠也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驪馬不能追一言而急

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乃善本作造箴銘積成

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於物垂示於人又訓戒也善曰

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先是震于外

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

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

記吾過且令誠戒善本作懼不怠屋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

治葺謂脩治也謹謂遺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修所

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

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常受之不足也善曰王

且旌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常受之不足也善曰王

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常受之不足也善曰王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



藥石若味滋旨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

左氏傳曰子孫卒藏孫人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謂中心

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兒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善曰左氏傳曰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信貴而好禮怡寄典墳向曰怡樂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

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

急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兒謂雖役從王事勤而

尚書曰禹曰予思日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向曰又撰集

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乃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彼羅提木又是彼大師若住於

此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

波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胸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

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

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

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故之手故云淨住子並勤

成一家懸諸日月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

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雅方言曰雜以出篇日頌

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引

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慶也

釋迦之化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故事夫子

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誥生天大漸彌留誥言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

不能進言彌子瑕不省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

死勿以我殯於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是為黜殞也言竟

陵將死此請亦懇懇而惻痛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誥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殞已見演連珠住豈

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道前烈



謹狀濟曰言豈古人之盛烈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與  
宜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  
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甲文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善本有以謫去意不自得良曰謫責也

責也志也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

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

傷之因以善本無自喻其辭曰善曰風俗通曰賈誼與鄧

應劭

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雎尊顯

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說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人

世罔極兮乃隕厥身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

竄兮鷓鴣翺翔闖合茸如尊顯兮讒諛得志賢人也鷓鴣

鳴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

為尊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雎

為尊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雎

為尊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雎

為尊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關雎



胡廣曰

服虔曰

微 千 千

不才之人無六翻翔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諸賢聖逆曳方  
說得志於世也善曰字林曰闢葺不肖也賢聖逆曳方  
方正倒植鏡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  
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直不  
之躄居為廉向曰下隨伯夷皆古之真介士也盜跖莊蹻  
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善曰服虔之賢士下隨也章  
照曰夷伯夷也淵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跖魯之盜  
之莊蹻莫邪為鉞兮鉞刀為鉞也鉞廉反韓曰莫邪神劍名  
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鉞以錫刀為利也善曰吳越春秋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無故兮也應劭曰默然失意兒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  
也善曰言原無故遇此禍也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康執兮也周有九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鉞微謂利也



漂源高飛貌遊往也張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昧深潛以自

珍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

覆也猶言察也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以隱也張晏曰音義曰襲

九重之淵而驅龍領下張晏曰沕音昧也他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

蛭蝦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蝦蟹以隱處於深淵

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以

與人從仕應劭曰蝦蟹水蟲害魚者而背也韋昭曰蝦蟹

與蛭蝦也善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

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畜曰騏驎良馬也言君子

見係絛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

羊之才無異也善曰莊子曰宜尼見蟻丘之將是聖人僕

亦夫子之故也

良曰言蚤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

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留生也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也

初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健為舍人爾

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遊之故惟

此答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怨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

可左歷九州而相其善本有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向曰言天

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辭善曰言知時之亂當

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

鳳皇翔

于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

之善本作遙曾擊而去之說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

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

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

德左右虧險怨為微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如淳

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

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史記擊字作

觀善曰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祥也

彼尋常之汙



烏濱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良曰吞舟謂小池水也吞舟魚謂大魚腹中可容

也應劭曰八尺曰吞舟吞舟曰常橫江湖之鱣鱣鱣亦大魚也

故善本作將制於蟻善本作蟻向曰蟻亦大魚也

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則失勢止於平陸而蟻蟻所制

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

鱣鱣於滂潰必為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

切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魚

得蕩而失水則蟻蟻得意焉蟬音尋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即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善曰毛詩曰嘯歌

傷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

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

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

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

於朝藍尹釐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禘與哀殯喪於是

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守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

魏武至機方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荅之曰此五臣本無夫日蝕由乎交



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向日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缺也

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貧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良

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墮卑濁之累謂蝕也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

曰沙麓崩林曷於山為麓沙山名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

不能振形骸之內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

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愜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備戰酣日暮接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

而受困魏闕之下說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善曰崔

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

區區之木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死則

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光于四表者翳乎蔽外爾

之士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偏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

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藁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

志蕭曰弱情謂疾病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頽於促路向曰

也蕭曰弱情謂疾病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頽於促路向曰

善曰筭計謀也功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恠積岸乎說曰特獨也瞽史

掌日蝕之官黔黎

欽定四庫全書



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概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

四子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實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

善曰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杜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

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

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濟曰讜善曰讜類曰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

下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惣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

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

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其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

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位

者尚有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傷哉曩以天下

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

之愛子也公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翰曰性命同

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

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然而婉變力房闈

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疏曰婉變從順貌綢繆

也言遺令於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善曰班固漢書

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如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

繆猶纏解也杜預左又曰吾嬖好妓人善本有者略銅雀

善本作臺良曰善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

作銅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善本作張善本無總帳帳向曰



布而跡者以爲靈帳之祿善曰鄭玄朝脯設善本作脯脯禮記注曰凡布細而跡者謂之總朝脯設善本作脯脯之爲善曰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乾飯也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十五日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錄諸舍中謂喪妾無所爲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絲色飾之也善曰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爲可學作履組賣之髮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黃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良綬線爲之以貫玉佩也藏德積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遠求與違不其兩傷乎翰曰說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別爲一藏也而四手違而竟分是兩傷也善曰令衣裘有求是爲一藏也而四手違而竟分是兩傷也善曰令衣裘有求違也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六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生有涯故必失生說曰人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獲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惡故無擇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後之所宜廢乎翰曰皆賢後所不宜行



慎子曰德精微而下見是校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慎薄而獻乎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向曰緒業也塗道也善曰東郡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麟撫慶雲而遐飛善曰行待重深也育麟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

雲非雲郁郁紛紛肅索輪困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

靈風而翦威翰曰載行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載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勅疆也如遺雷擊言如電之威也

拾遺於地音易也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疆也漢書梅福上

善曰高祖取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良曰八極天

善曰三才已昇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聖太后詔曰

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濟曰漢末政

環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象之政猶音聲也若

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

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掃雲物以貞

觀要萬塗而來歸銑曰言掃除群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

凶貞觀德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善曰雲物

歸歸之於已也善曰

歸歸之於已也善曰

歸歸之於已也善曰

歸歸之於已也善曰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爲  
 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  
 光宏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翰曰濟成元大也九  
 有謂天下也言能成  
 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善曰史記太史公  
 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  
 推而不厭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我有大造于西戎將覆篲於後谷擠計爲山乎九天善曰  
 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爲山也後深  
 也擠壓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  
 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壓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  
 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善曰凡事至於窮理  
 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善曰周易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  
 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翁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濟曰臨  
 川有悲

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矣  
 梁如木之顛墜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梁  
 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翰曰言漢獻帝建  
 安二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善  
 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  
 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向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善曰史  
 記季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  
 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  
 駕說也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餘邀取千載而遠期  
 號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餘邀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  
 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善曰降神謂生聖  
 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者  
 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良曰信此神武之符未  
 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  
 在此也膺當也善曰茲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  
 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  
 茲始春我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應雖龍飛於文昌

感



戰圖

過

弗豫

非王心之所怡或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

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祖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論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

周險非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

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日出身秦川

爰居伊陟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與翌日之云瘳彌四

旬而成災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

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魏志曰魏明帝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

甚重也言遇疾之時與明曰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

涓涓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取志公乃告大王王李

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詠歸塗以反旆登峭澗而竭

謂來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善曰魏志曰建安

二十四年十月遷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

莽冊命王寄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

迴志竭來從玄賦曰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論曰次

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

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

終古之所難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終古威

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論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

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弗

健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田

巴與馮衍書曰發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良曰奚

殺也言雖險必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必安論曰



提猶發也言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  
福也歸險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善曰難蜀父  
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說文曰提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察閉而無端

論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察閉謂不開口也言  
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善曰楚辭曰  
口察閉而不下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命以待死終  
痛沒此世而求言後事有所悲位也善曰鵠冠子曰從  
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撫四子以深念循膺體而續歎平聲銑曰頹歎也  
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膏翰平聲良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  
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善曰楚辭曰我營魄未離其形體  
假借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而登

執姬女以頰瘁指季豹而灌焉小男也頰瘁謂臍眉而  
憂也灌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善曰孟子曰頰瘁謂臍眉而  
憂而灌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善曰孟子曰頰瘁謂臍眉而

以嗚呼善本作涕垂睫而沈瀾論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  
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瘞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窮愁命辭曰涕泣流兮

善本作一棺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乃我歟彌天之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馨香黃泉下毛萇詩傳曰  
我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

峻高繼遠允信也善曰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善曰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柳揚之氣援貞吝

字以甚集悔雖在我而不藏藏善也言引也貞正也甚教也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吝

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己身亦為不善也謂  
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善曰言為履組

抑

乎

抑



及分香令裁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  
行也周易曰自色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藏惜內顧之  
經繇恨末命之微詳繇曰內顧家事也繇繇親密也微細

惜其臨終下節乃於非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善曰西京賦曰莞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外書曰經繇  
惠好庶躡高蹤尚紆家人念善本作廣於履組向曰謂遺令

也賣之塵清慮於餘香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於善本作  
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良曰

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  
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

之出拱玉矣神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侶濟曰宜布

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  
帳作妓是也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

謂文曰倡樂也矯感善本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饑翰曰

聚效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  
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

喪子曰成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亡向

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善曰  
其器皆存而不觀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歇之異名魯靈光殿  
賦曰忽縹渺以響像

和上聲響之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銑曰形響  
聲影之像形

已沒則音藏音響景歇也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響咸  
已翳沒歇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

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掌良曰徽調也脯乾飯也  
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

之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濟曰悼痛也茫茫草木  
貌善曰毛詩曰殷士茫茫

登雀善本作臺而群悲貯直美目其何望  
目視曰貯言



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善曰字林曰既  
 時長盼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時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  
 盼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向曰禮言我望  
 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  
 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  
 意而薄葬史記曰因異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  
 謗於後王分終亦何有也乃實塵蹟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善曰嗟其大戀愛所存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覽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尹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  
 拔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墻中  
 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  
 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墻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  
 道子領揚州仍住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步見反簡  
 先舍俗稱東府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  
 城牆也甃亦塼也善曰毛長  
 詩傳曰甃甃甃也冷謂之塼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  
 兩頭無和向曰棉題曰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  
 和子曰昔王季歷葬滿山之尾藥水鬻其墓見棺  
 之前明器之屬材尾銅漆有數十種善曰禮記曰孔子曰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  
 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曰應手即破如灰  
 棖根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水中甘蔗節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及梅李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濟曰瓜瓣謂瓜中子  
散在核外也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子  
瓜中實也白莧瓜一作辯字音練辨與練字通銘誌不存

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  
城王也戮者  
謂菜蔬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

冥漢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

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

徒旅版築是司說曰版築也版築謂  
滿版築并也司主也窮泉為壙聚壤成基

良曰窮泉言深也壙熟土也一槨既成雙棺在茲捨畜本悽愴縱鋪鋪

瀦善本作瀦瀦曰奢土籠也鋪鐵也連細流貌善曰左  
氏傳曰宋災陳肴掘杜頭曰奢黃籠也掘居局切爾雅

如杜頭左傳注曰而語助也留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  
也東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爛俎豆傾

低盤或梅李盎烏或醢醢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  
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盎瓦

傳餘節似表餘善本作  
遺字犀說曰犀瓜瓣也善  
曰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

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埋

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  
初曩古之人誰為子之

先祖善曰寡婦賦  
曰善靈雖其不反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

斯齊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  
下長短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壙不

斯齊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  
下長短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壙不

又卷六十一



可迴翰曰、彌牆也、言牆漸墮、既作黃腸、既毀便旁已頽、循題

興念撫榧善本作、增哀、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榧兩頭也、

輿推也、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題湊、如薄曰、便房、塚中室也、埋蒼曰、備木、送人、

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

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乃勅縣、葬、理、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城曲、祭也、

東府也、門亦曲也、骸、骨也、掩、藏也、善曰、仰、義、古、風

為君改卜、善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

之、輪、移、北、隍、窆、窆、善曰、說文曰、窆、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

也、說文曰、林、屬、於、山、為、麓、墳、即、新、營、棺、仍、舊、木、也、向、曰、墳、墓

也、推、或、為、墟、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合、葬、非、古、有

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善、曰、禮、記、武、敬、遵、昔、義、還、祔、雙

魂、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令、還、合、雙、魂、而、葬、也、善、曰、酒

以、兩、壺、牲、以、特、豚、一、也、特、幽、靈、鬢、鬢、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曰、幽、靈、鬢、鬢、李、康、彌、腹、賦、曰、幽、魂、鬢、鬢、忽

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鬢、鬢、李、康、彌、腹、賦、曰、幽、魂、鬢、鬢、忽

祭、屈、原、文、一、首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向曰宋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安太守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祭屈原善法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

宋書曰張邵字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良曰旗旗幡之流也

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

善曰賈誼序原曰恭承嘉惠方侯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

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懷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實余珮兮澧浦遺即乘捐也善曰楚詞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悉見之蔽壅

又曰捐余珮兮澧浦弭節羅潭

幾曰弭節謂止舟汨渚

舟汨渚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悠悠及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磯船待如傳曰南

方人謂整船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

靈

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善曰王逸楚蘭薰而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摧玉貞

善本作

則折

以真白人皆實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

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良

明潔謂忠直也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曰若先生

逢辰之缺也善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使

楚詞曰悼余生之不溫風急時飛霜急節養萬物而及於

辰逢此世之厄據不溫風急時飛霜急節養萬物而及於

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

苛急也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

其未恣風羸辛弭遑紛昭懷不端向曰羸秦也辛楚也是

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使張儀譎說懷王令

辛楚姓王逃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說懷王令



免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賜與俱歸、拘留不  
 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遇也、不端、受業不敬、此屬  
 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說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  
 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免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  
 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之節、而為  
 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歸、屈平  
 索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  
 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欲楚、詞序曰、同  
 列大夫上、官靳尚、奸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故專佞、以  
 慢諂兮、又欲充夫佩、王逸曰、椒大夫子椒、**身絕郢闕**  
 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持兮、羌無實而害長、  
**跡徧湘干**、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  
 迹徧湘干、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善曰、郢楚都也、毛  
 干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濟曰、荃、蓀、香草也、原、生作  
 鸞、鳳、瑞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燕  
 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奸龍鸞鳳、以託君  
 子、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  
 也、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

馨、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  
 公曰、屈原、彈、雖、於、濁、發、以、得、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  
 月爭光、**如彼樹茶**、善本、作芳、實、穎、實、發、言、屈、生、猶、如、樹、茶、香、之  
 可也、  
 草也、實、秀、發、於、時、也、善曰、望、汨、心、歎、善曰、望、汨、心、歎、  
 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粟、**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良曰、  
 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藉、散、思、越、善曰、藉、散、思、越、  
 善曰、塵、久、也、荷、藉、願、論、說、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  
 傳、雖、死、難、以、關、也、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  
 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  
 有來繫來、繫、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統曰、顏光祿即廷  
年也、善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  
 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良曰、  
 道、



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達孝武年號尚書曰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備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濟曰懿美也蓋遠迹以飛聲義窮

幾豕文蔽班揚音盈楊損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楊

性婢幸剛絮志度淵英詞曰婢直淵深英智也善曰楚

登朝光國寶宋之華銑曰言寶為宋國之華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恭邑陳太丘

吾聞以紉珮金紫光國垂勳善曰為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浹

龜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沈

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服爵帝典摟志雲阿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摟志

服爵雖依帝典而摟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善曰言

交素友比景共波向曰言交友清素而我接比光景共游

氣高叔夜方嚴善本方仲舉仲舉說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

嚴明也方比也善在周逸翮獨翔孤風絕侶良曰言孤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流連流連言好也緒

劉靈有薄德須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游顧

移年契闊宴處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顏君移年歲雖

顧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吳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向曰言春與游談賦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說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

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善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淚條理也言

日毛詩曰明發不寐



情理愈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善也善涼陰掩軒娥月寢

耀清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善曰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

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翰曰几牘謂平生披

其燈耀也用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向曰長擊悲蘭宇屑涕松

嶠銑曰字室也下也松嶠謂墓所如履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

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位唯晏子獨笑公畏涕而問

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

衆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一謂諛之臣二所非獨昊天職我明懿濟曰言古來

也獨吳天喪我明美之德也職喪懿美善本以此忍哀敬奠于饋

也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職我良人以此忍哀敬奠于饋

善本善本作敬陳奠饋善曰申酌長懷顧我善本歔歔嗚呼哀

文選卷第六十

右文選板歲久湯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

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

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

且發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

監盧欽謹書

慶長丁未俗洗上旬八贊

板行畢





以秘閣宋本校對。

明治廿四年八月

井居士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